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十四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郡人

宋徵璧尚木 宋徵輿轅文

編輯

宋嘉禎善先叅閱

馮元成文集

疏

馮時可

請變賣種馬疏

變賣種馬

題爲條議歸併事竄以重責成以新馬政事車駕清
必有牧馬不
吏司案呈查得洪武初年馬皆官牧二十八年令民

可行故今民國爲北

皇

皇

皇

開牧養。永樂十年行於永平等七府。宣德四年行於山東兗州等三府。正統十一年行於河南彰德等四府。漸圖孳息以備起俵。弘治六年太僕寺少卿彭禮以戶丁有限奏請止設種馬拾萬匹。歲取駒貳萬伍千匹。始有定額。正德二年御史王濟以戶馬日弊請以種馬額數令民買馬解俵。其遞年有無孳生不必追究。種馬備用自此判而爲二。成化二十三年鎮江府知府熊佑建議請革種馬。正德八年山東都御史趙璜復議之。嘉靖間浙江道御史錢爍等具

題變賣南直隸通州等七州縣馬肆千壹百捌拾陸匹。三十九年應天都御史翁大立復議之。隆慶二年太常少卿武金奏請將種馬盡數變賣。該印馬御史謝廷傑具奏本部議覆欽奉穆宗皇帝聖旨備用馬匹久已買俵種馬徒存虛名百姓却受實害。從謝廷傑說深思詳定著且革去一半以蘇民困。欽此。欽遵。萬曆六年又該直隸巡按御史胡秉性具題變賣安東等四縣馬柒百伍拾肆匹。至今存者仍有餽養之累革者亦有津貼之苦。其他無名勞費難以

悉數。百姓嗷嗷。日望均恤。伏蒙 聖慈軫念民艱。惟

茲種馬課駒。乃民艱之最重者。在管沮變賣之議者。

不過恐絕孳生之源。乏緩急之備耳。不知竊民無賴。

牧飼失時。羸瘠疴墮。種且日斃。安望其駒。乃至別買

大馬以備解俵。是未嘗有孳生之實也。其何以克緩

急之備。緣 國初民間養馬。丁不編徭。後則架編。甚

此與王安石新法中馬政何異

至丁消而馬在者有之矣。地不起糧。後則槩起。甚至

地賣而馬存者有之矣。或一家而養數馬。或一身而

克諸役。點驗無寧歲。賠償無虛日。追呼於官司。需索

於吏役以致稱貸不已。鬻產繼之。鬻產不已。鬻子女繼之。鬻子女不已。逃竄流亡繼之。中原根本重地。所當深慮。及查種馬原額壹拾貳萬伍千叁百陸拾陸匹。據太僕寺疏開所轄種額捌萬捌千有奇。見存銀肆萬壹千有奇。據南京太僕寺奏報種額叁萬柒千肆百陸拾陸匹。除陸續變賣倒失外。實在壹萬肆千捌百捌匹。南北兩寺通共實在伍萬七千伍百貳拾叁匹。今若盡數變賣價銀。收貯太僕寺。以蘓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困窮之衆。草料折徵。每年計拾貳萬伍

千有奇。積至十年。可得百萬。如遇俵馬不足。即將此銀分發各處官爲收買。一同解俵。給價從厚。立法從簡。馬自雲集。堪克實用。變賣之法。其議有五。先年變賣定價拾兩。殊爲太重。迄今拖欠貽累。况馬價高下難以槩擬。合令各處撫按官。選委司道各官。親爲估計。高者無過捌兩。下者無減伍兩。完日先造青冊送部。以俟解銀到日查考。此變價所當議也。往時變賣解銀限期。近者三月。遠者半年。顧民間種馬率多不堪。一時變賣未易盡售。追比太急。則姦人射利。量寬

其期庶不厲民。此立限所當議也。草料折徵以資儲積。兼可歲稽馬戶。默寓約束。先年每匹徵草料銀貳兩。小民猶稱難辦。後議徵壹兩。合無定以每匹徵銀壹兩。此草料所當議也。種旣已革。駒不當責。其已經驗報者。則屬官物。空閱其種馬堪賣者。以報駒給賞。不堪賣者。以報駒并賣。轅足今價。原未報官者。免追此報駒所當議也。朝廷此舉。蓋以蕪久困之民。即變價銀兩。亦不得已而徵。各處有司。自當仰體上意。各將馬戶多方優恤。不得因其釋負。仍敢巧立名

色加以雜役。其馬戶有逸故種折者。有逸移新復者。亦宜分別減免。以宣恩澤。此優卹所當議也。案呈到部。臣等議照國初戰馬。原係官牧。嗣因承平無事。散養於省直民間。課駒起俵。後因多事。課駒不堪征戰。改爲買解大馬之法。寄養近郊。緩急足恃。其種馬尚在民間。百十年來。節經當事諸臣建議設法。課駒迄無毫毛之效。民間攢戶養馬。困苦已極。有司按季點驗。騷擾益甚。無名差遣。各項科索。悉取辦於馬戶。閭閻殆不堪命。數十年來。節經當事諸臣建議革

去種馬。永塞弊源。卒未有能行之者。豈惟年復一年。民害日深。抑恐一旦有事。戰馬缺乏。至穆宗皇帝初年。採太常少卿武金之議。欲行盡革。於時當事之臣。議革一半。其害猶未盡除。至今遺議紛然。茲蒙

皇上特容臣等查照節年題奏事理。議處停當。誠爲惠安小民。預飭武備。至計。適該御史于有年建議。痛切。遠自數千里而至。臣等劄行太僕寺查議。回稱。審度時勢。變通調停。上不失祖制。下有裨於生民。蓋亦有見於此。臣等再三考究。籌畫先年變賣未盡種

馬一半、委應通行變賣、量徵草料銀兩以佐買馬之費、種馬雖革、馬戶空存、聽省直各照舊或十年或五年、一次審編、買解大馬、如歲用馬匹數多、太僕寺預呈本部、多買本色、或有重大征戰、無論本折、悉買本色、如再不敷、并出太僕寺所貯變價、及歲積草料銀兩、分發州縣、收買臚壯大馬、一同解俵、太僕寺應用、庶民害永除、武事有備、一清久廢未盡之弊、復還

國初慎重戰馬之意、相應題 請定奪、恭候 命下

通行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巡按衙門、并劄付兩京太

僕寺仍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并印馬御史行各司道并府州縣掌印官將賣剩一半種馬盡行變賣司道各官親估價銀上等無過捌兩下等無減伍兩估完先造青冊送部案候查考以文到之日南直隸限一年以裏北直隸山東河南限十個月以裏變賣完日傾銷成錠各州縣依限解部發寺收貯專備買馬不得別項支用每馬每年折徵草料銀壹兩以萬曆九年爲始徵完各州縣總數解部發寺不許延挨拖欠孳駒已報在官其種馬堪賣者將駒給賞馬戶不

堪賣者將駒一同變賣，轉價馬戶有逃，故種折者，審實免徵，逃移復業，種馬猶存者，照下等馬價減估，仍嚴禁有司仰體上意，各將馬戶務要優卹，俾令樂業，不得踵舊承訛，加以雜泛差役科索，以致朝廷恩澤不及於民，其餘未盡事宜，并經理馬政各官，應否裁革，撫按官悉心計處，停當具奏，上請定奪。

書

上劉軍門書

叛賊

查得巴鄉叛賊，內兇改等四十七寨，素服安國亭所

晉朶火等拾捌寨。素服宋德懋所晉。今官軍進剿。聚

爲六寨。以逆顏行。諸賊畏服大種。乃其天性。以夷攻

後不用兵而理平服者不用官軍之

夷。則中國良法。若責成安。而以重兵臨巢。其餘官軍

少也。

把截隘口。遙爲聲勢。彼無所逃避。擒取首惡。餘黨自

可安撫。若不得獮兵。竟令官兵獨進。彼此不應。情見

事露。各賊窮窘力鬪。恐傷威重。伏望裁酌。又重賞之。

下必有勇夫。各兵擒斬首賊若干。陣前驗明。先行量

賞。則得實惠。可以鼓舞其氣。若在事後。徃徃爲土司

將領乾沒。彼此利未即獲。安肯奮然用命。劉都闖亦

頗任事身爲斥堠，但兵旣不多，錢糧又少，難以責其用力。合再發銀兩，給與本官，庶得濟事。守備李顯文駐劄馬場，初五日移進鉄蘆，離賊巢二十里，各兵止帶米二、三升，往往累及各屯堡，恐非以飽待飢之法。乞發牌令劉都司先於新添龍里平越三處倉內，每處陸續借運白米，班師之日，查筭處補。大約此賊不能盡剿，惟除其首惡以明威令。若欲盡剿，則須調獨山平浪豐寧等處，恐又遠不及事爾。

又

叛賊

近日巴鄉諸賊俱已授首。此舉不挫一兵之鋒。不費升斗之餉。而不逞之徒。咸服其辜。威震四郊。恩及萬姓。此則本院深計弘畧所出也。頃見劉閻言安國亭尚有百餘首級。意欲不報。但此惡黨。明其爲賊。政當報聞。何嫌之有。不然。恐更生他議。其餘未獲之黨。幸即出示赦宥。使反側子自安。此一大創後。地方當有數十年寧謐。其他溪蠻洞酋。聞之亦且寒心。自後亦不須更有鵬剿。仁人之師若風雷。不常見也。昨按院爲盤江脩橋工費未足。頗煩區畫。倘得本院牌行布

政司量發犒助不惟按院仰荷而滇南士庶靡不誦德矣、

敘

送右都御史吳公填薊遼保定序

薊遼總督

四鎮環拱輿衛天子儲胥也。東則土蠻西則匈奴。中則三衛。虜或附或叛。夷陽馴陰逆。各邊數千里。山錯海斷。卒雜主客。其志靡一。又密邇輦轂。督責易逮。若是難也。繇今觀之。東虜自屢創後。不振矣。西虜利啗餌。即激之未必叛也。矧區區三衛我宇下者。而何能

爲數年以來，亭隧候望，精明將士，踴躍思戰，廟堂

隆推轂，無中制，無旁撓，若是無難也。嗟乎！中國之馭

虜，奚計其難易，第在得其要耳。愚以爲四鎮之所當

今虜志曰：日○其○所○全○不○以○屬○夷○爲○意○何○也

調劑者，無先屬夷。屬夷者，虜耳目而我藩衛也。夫能

附夷者，能制虜者也。附夷之術，惟恩與威。恩過則恣

威過則決，善用恩者，貴如蛟龍之施，兩易足而難要

善用威者，貴如江河之鼓浪，易避而難犯。大體則責

小釁則原，求當則與，諸濫則裁，是威亦恩也，恩亦威

也。恩以濟威，則制在我而不在彼；威以濟恩，則彼我

畏而不我怨，率是道也。雖外戶不閉可也。夫二虜者，以夷卜也。夷若是，則虜奚難是。雖萬衆而一人視也。雖至悍而子弟制也。其何虞。若然者，非公不能。公自兵使至今官，凡三歷西垂，孰虜情僞，吐鋪納款，至自甌脫者，無論名王貴人，即當戶且渠之屬，亦躬自拊循，手麾而口諭之。繡袷犀毗，繒絮米蘖，咸令善美，而虜卒不敢冀格外賜。其驚無道弗式。王命者以義切責，待其稽首悔禍，則相遇如初。以故彼之信公也。若望參表而嚴公也。若神君金溢於庫，不以填廬山。

之壑。士盛於林，不以投狼望之北。異夫殫天財，屈物力，而就白馬之盟者乎。此非善用恩威，何以然。率是道而東，也不煩指顧矣。而命下之日，猶悄悄也。詩不云乎，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公有焉，蓋無難者才也。其難者心也，以是心用是才，而儲胥我天子，尚亦有賴哉。

大司徒張公撫遼奏議序

撫遼

大司徒張公撫遼奏議十六卷，屬予序之。蓋自隆慶來，十餘年間，薊鎮則以墉壕攝敵，宣大諸邊則以貢

市羈虜，獨遼鎮外無山險，內無崇垣，與虜錯處，而虜
酋又不部單于。凶勇校筭，兼以建州諸夷數翼焉。歲
歲入掠，塞無寧日。於是中國所虞惟遼，天子所重亦
惟遼，而公遂膺斧鉞寄矣。公始至，則士弱於陷潰，馬
疲於追逐，餉阻於遠道，亭障不脩，候望不設，野塲若
棄，河之東西判焉。天漢、顧河東，則慮廣寧以西，守河
西則慮遼瀋以北。公曰：是惴惴若重卵者，而猶然泄
泄也。遼且爲虛厲乎？遼不保，是單外左輔也。縱眇遼
獨可眇左輔耶？於是條上便安，增兵置餉，與夫保障。

市易獨恤撫處調遣應援靡不曲盡章有一再上或
至於數上事有獨疏或與督臣合言 先皇帝及今

上皆撒纒聽之悉可其奏蓋遭斯際

朝廷清明脩

懷是急程功稽咎不爽毫髮其餘闕外之事一聽之

李氏方有功不啻

擊竹也。邊臣而不制也以故公得盡輸其蘊遂能轉弱爲勁

易疲爲健烽候相望金湯千里甌脫之地悉爲沃壤

於是長驅大舉森勇紛紜午軍破壁若決塘若撥健

清河劈山諸處先後奏凱共效首虜數千級寬奠之

後斥地二百餘里。

聖天子遂坐明堂數行飲至以

震耀四裔，偉哉！匪公忠則不能任，匪天子明聖則不能使公任。內外齊心，上下一德，茲可樂見也。是集所載，大者無過於處置夷虜。蓋建州諸夷雄者曰王杲，王台，台猶陽順，常爲好語，而杲則百背我，百謾我，久而不悔，狂犯守尉，顧其勢盛，非可力取，而鬪解公於台也。挫其勢而後示以恩，於杲也累其釁而後創以威，始焉驅杲就台，繼焉因台縛杲，杲旣授首，台亦束手矣。土蠻援例求貢，高躍虛唱，諸帥嘍哨，厭兵幾入其數，公毅然曰：俺答款而得請，是羈虜也，羈虜則重

在內其勢可久。土蠻逼而與和。是媚虜也。媚虜則重張以之

論出而倦。答問之。盟益固。其功不在。方遠時。玉。崇。古。

在外其勢難久。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臣不能嗟乎

之下

是議也。豈獨重遼哉。東虜難撼。則宣大以西之款益

堅。遼左無隙。則薊鎮之守益固。非虛語也。天子重用公於遼

而九邊皆若覆孟偉哉。績也。即躡蒲類。踰臯蘭。亦何足方。是集行。後世觀之。知我明禦戎有上策矣。

雜紀

紀邊事一 邊事

九邊徃日有垣而卑薄。賊至列卒垣上。謂之擺邊譚

二華填薊，建言賊數萬齊入，而我兵千里分守，數步一卒，是虜合寡以爲衆，而我分衆以爲寡也。惡能得

志，請自今罷擺邊，專阨塞。夫垣能遏零騎而不能遏

大舉也，然非垣彼且長驅矣。垣非臺不庇衆，臺非相

邊要策

距數仞，俾矢石交及，亦與無臺同。于是量里建臺，幾

三千餘所。衆翕然謂金湯也。諸鎮因而倣倣，奏請無

虛日，一時賴以保障，而財賂衰耗，戍卒辛苦墊隘，方

金湖代譚爲本兵，極言建臺徒美觀耳，無益實用。一

臺費幾三百金，邊方無水無石之處，採辦爲艱，脩築

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歿轉非撫之也請乞停止九邊始獲息肩矣方譚議論矛盾神氣不接譚公甚重郎官吳與言入談彌日信宿其薦士如響諸郎皆屬目卑下之而方公銜吳刺骨語人曰吳子貪而復衆怒如水火焉是難容及方公代譚爲本兵吳繇此斥疏下遷矣

紀邊事二

邊事

甘鎮支餉本折間給萬曆三年冬應支折色兵使鄒廷望以金少殺多盡給本色伍長石明挾要折色官

邊事之極大平縣始然勢依常例下息停

曰未可得也。明日不得，吾叛從虜。明日率黨三百餘

人鼓噪以入，大詆廷望，慰諭不散。令王別駕給一月

情態畢見當此時不

金，而衆恨少。焚公門鼓噪以出。廷望窘，盡與折色。方

得不說矣

解，巡撫侯東萊設法獲明輩六人下獄，餘置不問。事

聞，鄒廷望改調臬司，治諸犯罪，依謀叛未行律，石明

董子珮首惡絞，餘四人從罪，杖百，遣徒。侯公以罪浮

于律，改依強盜例梟首。章下兵部，譚公議云：細察招

情，諸所叛逆，悉已見之行事，不可謂謀之未行也。若

必待其竄入虜中，方謂已行，恐亦未便執而誅之。律

意必不然。苟以爲輕。空盡律本意。若擬強盜。於律未合。爲從四人。罪空同科。卽依強盜。亦不分首從。乃止論流。未免姑息。予時聞疏。語唐老云。石明等以謀叛已行論誅。意也。第出城而未遠去。不無顧忌之心。或執于途。則無辭矣。愚以爲薄于已行。而浮于未行。其家屬財產免盡本法。則當矣。公不然。後奉旨如予議。

紀邊事三

邊事

天子守在四夷。東北四鎮。遼左爲急。遼左往藉海運。

常時邊鎮。歷歷然。即有憂之者。

百賈叢集，軍民擊鼓吹竽，稱爲樂地。今餉苦不繼，士卒實蠢蠢焉。數年後，遼不鎮矣。故遼東所憂，不止在虜騎也。遼左累年奏捷，李帥力良多，帥非能抗虜也。

賊入則深溝固壘，縱其外掠，已飽而後擊之。大抵禦

口非必禦他兵者亦已難矣

飽賊易禦，饑賊難禦。蓋飽賊狙焉而多獲也，有生心而

無死氣。又多淫酒，強弩之末，自難穿縞。饑賊勢窮，背
死借一。其孰能禦用兵有老營爲正，方能出奇。勝兵
還營，鼓衰力竭，解鞍熟寢，窮寇踵其尾。一不戒，雖萬
人莫能誰何矣。設正濟奇，乃莫予壽。古者軍行，前茅

慮無中權後勁慎也

志

俺答前志

俺答志

小王子者也先後故元裔控弦十萬多畜黃金犀毗
雄諸部落嘉靖三年寇宣府龍門五年寇井坪六年
寇葛峪八年深入掠朔州十二年冬十月大同卒王
福勝以帥李瑾治兵嚴集衆弑之執中丞潘倣嬰城
以叛遣小王子金幣女妓曰中土饒可帝勝沙漠也
十三年正月小王子勒兵塞下會陝西帥帥輕師潛

出襲其輜重，虜知狀解去。小王子別部曰吉囊曰俺答，取羈屬而已，不甚臣也。吉囊壁西方直關中，俺答壁中直代雲中，小王子壁東方直遼薊，小王子富樂厭兵，吉囊俺答耻不如，益盜遼自肥，而小王子誦矣。異種黃毛，性悍，席歿地毋所憚，三部入寇，則黃毛每擣其虛，諸虜孕重墮，殞罷極苦之，聚兵與擊，降下黃毛，始併力伺我邊，以求大逞，每入大輩十萬，中輩萬餘，少者數千，已丑以後，十犯上谷，七犯雲中，晉陽辛丑，由白泉口長驅入代，副帥丁璋力戰歿，事聞，以樊

繼祖填三鎮給帑金百萬起翟鵬督畿南交豫軍事
繼祖曰虜張矣一與之當徒以七尺飽一鏃耳於數
何益堅壁不出裨帥周宇禦虜太原北久之邊兵物
故者什六七虜遂踰省而南殺掠萬計至平遙平遙
居民搢白挺與格虜多有斃者以故不前吉囊方輦
重而出俺答復入又越太原至石州殺掠益慘浸淫
平定壽陽間矣羽書告急設帥守井陘設大臣制三
關增築畿南亭障廣募客兵又下令督過雲中上谷
將吏屏翰失職者壬寅俺答遣石天爵求款不許邊

臣誘斬其使，俺答怒。六月入塞，侵介休，諸將觀望莫敢誰何。至七月出塞，殘傷四十州縣，帥張守忠歿之。詔無問部士賊黨，能殺俺答者，賜萬金，爵不次。侍郎翁萬達請罷戍，寧雁內邊八百里併守雲中外邊歲

邊將更心

省數十萬緡，上嘉納之。中丞孫繼魯持不可，上怒，逮繼魯至京，卒從萬達議。吉囊鹵忻代伎淫，日夕卒歿。而俺答益張，與子黃台吉日睥睨中國矣。丙午俺答復求款塞，詔拒之，遂犯雲中，翁萬達方督三鎮，檄將校曰：虜猶水也，城塞止驅，猶築防障，流防不備，水注。

於不備之地。防既備。水漏於不固之防。三鎮城矣。所

不備者。鎮安耳。不厚集衆。是示之戶也。使帥趙卿駢

虜亦知兵

焉。九月虜佯攻獨石。帥違督府制。悉兵走獨石。而虜

竟入鎮安。萬達復檄曰。彼騎我步。所遇貴阨。什步一

兵志者。堅然也。武夫日不識書生。不曉此。

騎必克。困諸阨。又克。必長安嶺乎。帥又稽延不前。而

虜騎銜尾相隨。過長安嶺。掠隆永。得利去。事聞。詔帥

白衣行伍。萬達亦貶三官。萬達謂下曰。虜敏前役矣。

再入。必滴水崖也。遣間往。還曰。虜聲擊西。而數詢隆

永道。非西也。必東乎。雲中帥周尚文稔兵事。然矜已

護前頗心害隣鎮有功方牒報虜窺上谷尚文不以

聞督府策之曰虜東矣止其柵于此而祛之驢于彼

此宿將態也時帥聊以隆永之役在論未得代迺檄

尚文曰虜即日東矣二鎮相援制也其以兵趨滴水

失期者君子廢小人戮又虜尚文不時至則具疏以

請尚文得旨介而馳未至而虜攻滴水矣副帥董賜

江翰誓曰往時虜至帥輒左次非虜張我實張虜也

茲役也不歛鼓不歛綬何以稱人悉力禦之虜不能

不憚不歛不可以助

援分游騎從間道出我軍後夾攻董江董江歿盡亡

其軍虜遂向懷來、而尚文兵至壁石柱村、修陳固列、
蓐食申禱、虜大爲奪氣、遣間來約曰、詰朝當見、往時
列營以鹿角拒軼、尚文計曰、不若穴地爲暗窖、質明
虜壓我軍而陳、遇窖、馬多仆、益發火器擊之、尚文令
士衝鋒、毋效首功、且而戰、見星未已、陣百餘合、虜死
數千人、恃其衆不歸也、益治兵、攻圍三日、萬達計曰、
鼓三則竭、兵無三日戰不拔者、不援尚文、是棄師、曰、
我與虜各殺傷過當、而虜不北者、慚不勝、且懼我蹶、
我鼓行而前、則尚文氣自百、虜搖心矣、不然、我乘之、

深得情勢

漢人獲哉。令卒曰母結陣。五人爲伍。惟余馬首是瞻。有警則人自爲戰。多鼓鈞聲。負弩蹶張。張武備甚具。

虜遂敗却。丁未俺答請爲外臣。朝請旣脫。給耕具食

周寶良

力。不納。遂寇拒墻堡。周尚文以車兵敗却之。尚文卒

將其功不下於前也

張達代。萬達亦以外艱歸。郭宗臯嗣焉。庚戌六月虜

數萬騎攻雲中。當路分爲三覆以待我師。張達易而

不戒。直前擊之。虜大至。達戰歿。副帥林椿出援。亦殲

焉。事聞。逮宗臯等。罰治有差。起咸寧侯仇鸞。帥大同。

八月虜擁至。鸞遣其黨時義賄俺答以金。曰。請釋憾。

於敵鎮而東償之、虜乃東、知上谷戒、遂寇薊、薊山外
與虜界、祖宗時畜三衛藩焉、三衛自始至於今、歲保
不貳、凡敵入則我禦其上、三衛亢其下、虜不敢越、其
後將吏節抑其賜、三衛以此益自疏、邊吏而陰導虜
段奈何矣、竊已使虜東、佯奏曰、虜情叵測、臣之憂不惟西也

請提兵駐居庸、備不虞、詔發京邊卒五萬騎屯要害、
邊兵發虎符、遠不時會、京兵非素練、多烏合、平居則
恣睢、遇敵則辟易、識者寒心、八月十四日虜攻古北
口、都御史王汝孝悉兵禦之、稍却、十六日虜分騎間

道出師後、我兵大潰、是夕圍順義、幾入其郭、十七日
報知三輔、自土木難後、可百年靡警、至是京師廩廩、
集諸營兵、而壯者出邊、敗歿所存悉老弱、不過五六
萬、而諸內使廝徒負養在其中矣、虜營通州、東分抄
密雲、懷柔、三河、昌平、屠戮甚慘、召諸部兵勤王、十八
日、鸞以雲中兵至、十九日都御史楊謙以保定兵至、
嘗特兵力猶為可
二十日七鎮兵十萬餘師於郊、詔侍郎王邦瑞、候蔣
貴督九門、門各大臣任城守、別詔都御史商大節募
良家子垂四萬、助登陴、又集武舉千人、隸居守大臣、

進楊守謙少司馬、諸道兵皆就受成、拜仇鸞平虜大將軍、司馬御史王恢、悉收迴河諸州、賊逼通連、且沮水未得度、命都御史王儀駐通州、尚書徐階奏釋罪帥、戴綸歐陽安繫、令擊虜自贖、司隸陸炳請發太倉粟、減其直以濟流徙老弱、俱報可、階又密言虜間滿城、而西苑垣卑不足衛、宜且還大內、上以爲忠、時變起倉卒、諸帥急馳、未齎糗糧、晨炊不繼、制下犒師費、莫曉所徵、司農文移又已緩期、迨啓廩則黼黻薪炭、一無所需、將士疲甚、而鸞軍甚驕、辮髮入村落大

掠有被獲者、有司不敢法、疏請上、謂中首援士以疲
故致犯、薄其過、寬而弗罪、第付鸞撫處、而尚書丁汝

其應百次

夔因下令禁勿捕、有捕至、反捶捕者、雲中卒益無忌

患甚於虜、怨歸汝夔矣、汝夔皇皇莫知所裁、語諸帥
曰、虜勢盛、未可得志、祇取勤焉、計莫先守、諸將畏虜、
誘言汝夔禁不發、而汝夔又嚙啗吝賞、偵候者不力、

近來偵候不明甚矣奈何

莫知虜遠近、成國公朱希忠自以營兵少、懼罪、每日
東西調掣掩補、士不得息、則羣起誹訛、丁司馬曰、是
人戮餘哉、語聞、玉几上、乃下詔切責、并及守謙、人人

知其將就尉氏矣、鸞旣不敢逼虜、僅使謀候虜所過、列營焉、時遣間許之市、而守謙自謂被上特命、將神京是衛、若以我軍爲注、背城借一、少挫則虜張矣、約勒其衆、毋輕予敵、上謂鸞不惜橫草、爲士作前茅、而守謙吝兵、弗逞志於賊、心怒之、二十一日虜營城南、獲內使八人、禮而歸之、好辭求貢、詔百官議闕下、司業趙貞吉首言虜一旦生心、震動勿陳、罪至不赦、不宐選懷守和解、宐獎故帥周尚文功、赦諫官沈束罪、發藏金選任職將吏、問罪匈奴、彼無如矣、不效請以

不肖軀任咎、百官亦咸謂迫而許貢、必多所邀索、他

日操右券以責我、其奈之何、檢討毛起言、虜急駢髦

此儒生會皇之策

不許不退、姑暫諱之、而後寒之、何若是夕、火德勝安

定門外民居、先燭未央、上召毛起、飯之西苑、今條奏

起對如前、加趙貞吉諭德、兼御史、齎萬金宣諭行營

將士、二十二日晡時、上御門、下制切責羣臣、徵王儀

下吏、以王忬守通州、虜擄多日、中使別業率爲所魚

肉、爭於上前環泣訴言、丁汝夔右虜左士、使異類染

指、而飽神卿、寔惟罪首、上怒、二十四日、汝夔守謙下

吏命王邦瑞攝本兵以艾希淳領守謙衆戶兵二部
大小吏皆停秩逮都御史王汝孝至京使爲虜擁關
弗達汝孝卒以効首虜末減謫戍虜內入久人畜多
瘍所掠旣飽又感神異遂挾重北去以精兵殺且掠
且行欲西奪白羊口出而鸞帥諸道兵十餘萬雲翔
相視不敢一矢加遺獨賴白羊守將扼險要遮虜虜
大窘迫乃棄人畜擁衆還昌平猝與鸞軍遇鸞未陳
虜騎躁入諸軍接踵歿於道鸞匿車中戴綸徐仁奮
曰賊入不擊耻也今避之又益耻也力與戰稍却虜

既犯師、東循潮河川、由古北口出、諸將斬遺稚弱八十餘級、詐增鹵獲、稱飲至。此技例至今不能二十六日、誅汝夔、守謙、尸

諸市、諸法司大臣彭黠、屠僑沈良木、及給事中張侃

金世

議、以爲丁汝夔因事重重發不適、上怒、下彭等請室、貶趙貞吉嶺南尉、以言事不當也。二十八日虜出境、諸帥請擊其後伍、以自解、鸞曰、禽困覆車可輕哉、乃已。諸州縣報所殘掠人畜二百萬、九月遣侍郎駱顒往虜所入處、察夷傷、補卒乘、加鸞太保、罷朱希忠、以鸞代焉、舊內使領營事者、悉以徒屬竄籍中、操空

名而耗實糈，又不力兵。至是上察其弊，革提督內臣，置戎政府，命邦瑞協理。邦瑞奏設主事二員，給事御史各一員，鸞不便，疏罷之。召翁萬達爲兵部尚書，久不至，以邦瑞代之。十月，開督府薊門，薊門舊隸輦下中丞，獨修圻內治。至是特建府四鎮制焉。又設經畧易州撫臣，以翁萬達至愆期，降授之。設守昌平都御史，并通涿密雲爲四重鎮，未幾皆罷。鸞請召雲中卒五百人，營輦轂訓練，乞給武庫仗，大司空胡松奏，在制外兵不內駐，內仗不外移。大將軍易之非法，鸞議

格分遣使者畿南諸道募輕銳士歲集京師防秋。營帥往諸鎮練伉健卒。邊地有警則諸邊帥束手而京營帥又不任責日索燕饗而已。鸞矜其伐擅自議語署置所上疏朝上夕即報可不復下部王邦瑞力持不可祖宗無是法毋啓恣睢端俺答自入寇歸而畜產歿人民疫病其所掠又皆歸於部落甚爲創艾使其子脫脫請息肩於邊上谷守臣因發藍伏勝爲媾虜遂獻馬督臣以聞下庭會議少宰李默等議以

爲邊事陵遲矣，姑從虜以紓吾邊。御史喻時言虜虛

野的也，坐之官

給我而我絕之，則彼爲我釁。虜寔輸我而我拒之，則我爲彼釁。不彼信不彼疑，探幾而行之，防虎而養狙，可乎哉？詔給金十萬，易布幣，開市於五堡，漸及延寧。

三十年大司馬議歲發九邊三輔踐更士戍薊門，而

彈此一言便應寸斬

延綏獨多，徵至萬人，仇鸞言庚戌之變，導由三衛，請

發兵擣其地，以益方輿，督臣何棟爭之，以爲是樹虜

黨而徹我藩也，乃止。入貢如初。五月雲中馬市成，俺

答出塞喜甚，途遇叛人蕭芹，芹虜故，以爲自次王與

謀中國念罪盈不可貫謂虜曰聞雲中帥毒水上流陰伏甲於市傷若幾不免虎口矣吾聞彼中歲不稔城虛可咄嗟破也破雲中則獲子女玉帛萬計是之不利而利朽幣爲俺答頗然之芹乃令其黨張攀龍入城內應遂擁虜門我諸門會謀泄引還侍郎史道遣人讓虜虜內媿而道又賂脫脫令縛叛七月三日脫脫僞使芹入市甲與於側擒芹黨數十人報聞進史道尚書驚太傅兵部郎楊繼盛言馬市爲害所謂竭蠲濡以招虎噬其終何極因振暴鸞罪上怒下繼

盛吏十二月虜市畢潛入大掠而俺答復約河西諸

北公傳三朝市行小等語也

部內犯史道使人止俺酋俺酋請以牛羊易粟道欲許之蘓佑議以爲一牛數廩一羊數釜米如珠而虜如山雖竭廩不能壓也虜無親而貪寒盟其心耳夫市虜以安邊也朝市暮掠何危如之以臣計必與戰毋失虜虜又爲土蠻請市遼東巡撫許宗魯言虜前日爲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已逞其詐而困我右翼矣可復傷左翼耶入不垂橐包藏禍心誰任其責上乃下詔後言市者論功虜遂連犯遼東三十一年八月

警病卒所親信時義叛降虜被獲陸炳以聞下司隸
蹤跡驗聞警先有反謀剖棺尸諸市籍其家初警歲
調雲中卒萬人戎京勞費不貲至是撫臣爲請罷其
二枝三十二年二月虜從新河口入犯叅戎史畧歿
之又入青邊口副帥郭都歿之延綏帥丁碧以衛卒
與抗賊乃退三十二年七月虜望古北口霖雨路淖
遂犯雲中弘賜堡徑趨紫荆四鎮合兵禦之虜敗遁
楊博言保安廣昌乃兩關咽喉扼吭而治於勢爲易
虜侵保安每折而西必躡蔚州則廣昌尤急請設叅

將與紫荆表裡策應從之八月再徵延綏卒二千入

衛九月虜犯神池帥李涑追擊至大蟲嶺捨騎逐賊

不上首功軍之善志也

賊甚窘會諸軍爭級而囂陣亂涑敗沒十一月虜犯

上谷柴溝堡御史吉澄言軍有烽堠猶身有耳目近

以通虜故議罷墩軍專重哨探然天下之事貴因時

捷不若烽火擒自視止

救弊不可因弊廢法墩軍孤處單外寧能赤手捕龍

蛇哉其通虜也計畫無俚耳虜來靡定而變靡常先

事則哨探將事則資烽火若之何可以偏廢若撫而

厚之則易虜之耳目爲我之耳目也上遂詔行修復

甲寅六月虜犯雲中左衛我師不功亡帥岳懋尚書
聶豹言虜勢不啻風雨而鎮卒疲若跛羊今若欲與
抗徒覆亡靡益夫本折相兼按月給糈祖宗舊制苟
爲不復是孤注兩鎮也其何以覆孟三輔詔遣直指
覈議邊餉而許論又言雲中地勢平衍固戰場也先
年乘障列師千里不蔽風日於是守臺之說起矣然
臺列垣內而賊攻垣則臺難顧臺連垣建而賊登垣
則臺易潰是二者猶石田奚惡所用哉若臺於垣外
賊至則烽賊攻則夾擊少頃則堡兵至次則援兵亦

集四面合勢。彼能從天下乎。則攻臺亦如之。臺垣相
扞。緩賊勢。壯士膽。明烽火。便稽覈。大約雲中不過建
六百臺。費九萬金耳。而所省調集費百萬。從之。三十
四年。把都兒黃台吉數萬騎犯古北喜峰冷口。諸隘
侍郎王忬發兵拒走之。四月虜犯上谷青邊口。帥李
光啓歿之。九月虜悉衆屯懷來川。攻南塘黑衝峪。已
又攻大石溝。王忬督兵擊走之。王忬奏減諸路馬六
千餘匹。曰。守利步。不利騎。奈何以二戰士食。供一馬。
非策也。是時虜分二路寇太原。蔚州帥李賢嬰城不

出兵使汪來出拒之，手刃一酋，虜遁，復犯寧化，宣大

伏兵擊之，斬首五百級，十二月虜大舉入雲中，帥馬

芳拒却之，撫臣李鳳毛言俺酋匪茹，其謀皆出丘富

周原，乞令副使楊順計獲，詔給順萬金，無問出入，文

學張蕙自虜回，言虜待富甚備，親爲掃除，而富與虜

仇酋有大志若此耶

謀墾田積粟，造舟渡河，于是再下賞格，擒斬俺答諸

酋者，賜萬金，爵伯，擒斬丘富周原者三百金，授三品

武階，有言於司馬曰：虜可購也，兩人不可購，購之急

則虜益重兩人，是託兩人於虜也，莫若購兩人以致

虜購兩人以致虜則亦購虜以致兩人也。丘富說俺答大收知畧士懸書窮虜外曰舉人諸生幸臨者我

立箇中國人而畫此策

與書心之夫

厚遇之與富等於是邊民點知書者詐稱舉人諸生

日詣虜帳趾相錯俺答令富試之能者使統衆騎否則給甌脫地今事鉏耨舍人張邦奇素畜倭刀識緯書爲部夷掠致俺答自言有秘書寶劍在威遠堡虜急攻堡不破敗走俺答畜邦奇於帳下其智能不如富其愛習之則愈富甚孫廷美雲中人亦被虜苦之謀刺富與其黨王浩議浩曰盍作說客使富歸說不

從、歿未晚也。因密語富以順逆。富問儒生計。安國曰：汝習古，試爲籌。留與歸執當。安國曰：以理計之，歸則林中羽，而留則釜中鱗也。且官家招降文如樹表，弗信。顧信犬羊耶。邦奇謂富曰：勿聽。若無重世之德於中國，而有累世之怨，今方購若甚急，若入邊，不能爲已德，而爲他人功也。禍無日矣。富怒。今邦奇與浩相質，邦奇罵浩曰：汝欲奇貨丘公，而釣中國爵賞耶。富遂殺廷美與浩。約呂仲祐內應攻雲中。九月虜小王子打來孫犯一片石喜峯口，王惲拒走之。三十五年

九月虜闖入灤河、殺掠頗慘、詔奪王忬一官、十一月
富令虜集諸部城豐州、日程土名、其黨密問曰、城則
何爲、曰吾陽爲堙而陰爲陣、使彼怠而弭耳、已分三
道入、會虜謀言中國臺垣相肩臂、倅未易攻、而關陝
游騎又安難樂死、日歌虞殞待我矣、虜乃散、而邦奇
私引虜數騎、索刀書、軍士左彥章等擒之、并獲酋首
錫臘、得呂仲祐姦狀、伏誅、事聞、鎮巡以下升賞有差、
浩與廷美厚恤其家、三十六年、虜圍困右衛、自正月
至三月、各路獲兵大集、五月、俺答約東虜分犯古北

馬蘭義院冷口，謀告虜言往薊士憚守塞，今擱然登
垓，几席之矣。虜不敢發，遂西往收捕瓦刺，甘肅鎮臣
大勒兵敗之。十二月黃台吉部下蠻帶通其妾桃松

懼誅，率黨降黃台吉，怒屬鞬索諸塞，守臣議遣之。許

備時遠屆猶有正故

論曰：無爾也。示弱且阻降，我不能得，且富於彼，而彼

得蠻帶於我，如辱國何。楊順懼，私與之，爲言官論抵
罪。三十七年虜復圍困右衛，逾日不解，右衛地斗入
匈奴南一面，通州賊分騎塞道，邊臣告急，上令發帑
金十五萬，調游兵八枝應援，而楊順復授計偏師，夜

薄賊巢，斬首百級，虜始退。許論奏增雲中各路實甲，歲加三十萬金。楊博言：各邊功次，武夫力而獲諸原，文吏坐而享其利。請自今非履陣者，議賞毋爵。博又請罷班軍，改徵金錢濟邊。又言：獨石地形東薊西宣，相錯如繡，宜令精卒懸衡其間，有急則左右折衝，赤囊白羽，兩鎮互傳，不及者法。蓋宜密虜巢，嘗得其形，薊倚屬夷，先得其情。宜薊如左右手，則落虜角距矣。江東言賊以寔窺獨石，則衛卒師關外遏其南下，若以聲犯獨石，則衛卒師關內杜其東侵。從之。是歲九

月俺答陰合東虜入犯箭捍黑谷諸路我軍頗有折傷兵部臣言各邊選士戍薊疲困已極而薊卒選悞坐食諸臣皆不任練習寔負陛下請以郎中唐順之按薊卒順之往薊閱各路卒缺額三萬又多老弱不習戰還言東漢以渙陽突騎定天下而唐盧龍一道虎視河北薊兵之雄自古記之矣今臣至鎮見其人物靡靡然有暮氣而無朝氣無以備緩急則諸臣不任之咎也目今權時之宜責鎮兵爲守調客兵爲戰

客兵斷不可用其害亦屢見矣

練主一枝則減客一枝逮其舉軍精銳人賈餘勇更

議免調、至於逃亡之故、皆由邊垣工役、卒歲不休、轉石顛崖、伐樹深澗、力辦不及、貸錢賠贖、而各關夷人、旬撫月賞、悉出軍資、將領乾沒、文吏漁擾、兼以石塘古北地、旣虜衝、土尤磽确、誰能終日、櫻以徽纆、使其不忘乎、請今邊臣、悉心區畫、禁貪饕、加餉給、嚴勾補、定班戍、復本色、庶幾有備、又上練兵九事、下部覆行、三十八年、把都兒約俺酋部下諸虜、入潘家口、詔逮帥歐陽安坐歿、切責王忬、忬恐稱疾、并逮問誅忬、三十九年六月、雲中帥劉漢出邊、抵豐州、斬虜首數百

級是年雲中置兵車七營車一輛爲隊卒四十人合

十三隊爲一小營合十三小營爲一大營皆俞大猷

皆江南兵騎也

規畫九月俺酋居西海患腫部下病歿遂率衆東回
犯涼莊殺掠甚衆是月虜數十騎入掠土木偏帥董
國忠王孟夏追及于楊家山虜忽突出精騎數千絕
我兵爲二國忠歿之孟夏等望風四潰虜復由洗馬
林入犯蔚州壬戌以後虜連犯薊入古北口騎迹滿
灤河矣賴延鎮兵入抵塞方出上怒誅督臣楊選四
十年十一月丘富率虜攻榆坡不克中流矢歿隆慶

元年虜大入燕代起兵部侍郎譚綸鎮薊綸素有畧
至薊多所建劃往日薊門諸將幸借資巧宦上下相
蒙失事則督府受罪而諸將顧恣睢自若督府不能
令綸請於上諸將不用命者悉徇軍中綸又謂薊而兵可弱無以倡勇敢疏募南兵三千漸至三萬令諸師曰

別至

今雖弱

然猶勝

北兵之強

也

虜勢如風雨非倚車爲衛衆且不自堅其四面環車
爲營營中駐步騎各一旅虜入則車上發火器先薄
之稍近則轅下步兵出排擊虜馬虜却逐北乃出騎
兵綸所募南卒皆輕足疾走翹關負重軍容大振綸

俺答後志

俺答志

先帝元年九月、趙全說俺答曰、薊門臺垣甚固、所徵卒常選、攻之倖未易入、而晉中兵弱、亭郵希、石隰間多肥羊、良鐵、可致也、彼藉宣雲爲救、而宣雲卒來千里、人馬俱罷、我以全制其敝、必多所欲矣、俺答乃分六萬騎、四道並入、入井坪、入朔州、入老營、入偏關、卒皆悍勇、邊軍遇之、無不被靡、老營副帥田世威嬰城自守、遊擊方振出戰、中大創敗、復入壁、賊遂南下、督臣王之誥、聞變、率遊兵千騎、倍日并行、抵燕門、而雲

中延綏騎二萬亦至，皆相望。前八日，直至嵐縣。嵐負山道阻狹，諸將莫敢據險縱兵。賊遂長驅而入，會黃酋窺上谷，土蠻逼灤河，羽書告急。詔王之誥還懷來，護陵寢，朝廷徵卒，盡力東捍，不暇及西矣。十一日，虜至石州營城北，使騎至城下曰：吾以牛之蝨視平陽，而蟣蝨視爾城也。爾必我賄，我毋爾破，否則移其禍。平陽者禍爾城矣。城上士皆無人色，惴惴莫敢應。十三日，賊圍城，飛矢雨集，睥睨州守王亮，召富民喻令以貲啗賊，有反脅者，亮忿下城，衆遂散不能止。賊擁

入亮被害、男女死者數萬、帥申維岳駐大武店、去城

近米官兵勦寇需用此枝

四十里、使人候賊、尾之而已、報至、發卒二萬往援、度

弗及、則以便宜罷帥、賊分犯汶水、交城、平陽、介休、遣

間入汾、內應、叅政宋岳擒之、焚其僞書以安衆、賊攻

汾、八晝夜、不利、引去、十九日、俺答東趨雁門、而雲中

帥孫吳連諸鎮卒、營篤泊村、賊趨趨不前、巡撫王繼

果出擊亦未必勝然不可不擊

洛趣吳擊其輜重、吳曰、不敵、祇取辱耳、張幟疑之、賊

走故道、且行且掠、至十月八日出邊、內地計損人畜

數十萬、御史王漸劾王繼洛言、賊下崑嵐、去代五百

里而遙撫臣若鼓行而西則知軍曲折可以鞭箠使之而顧留代不行及賊至汾則應發雁代之卒一當單于乃七日之內嗷嗷不發一卒人臣援枹鼓之急而忘其身者固如是乎彼謂甲不足取材官五萬林林列也畜之謂何而徒以自衛也詔逮撫鎮詣廷尉廷尉當維岳逗撓棄市繼洛謫戍王之誥以備懷來自解奪一官兵部臣以虜事棘上疏請責寔効明職任重將帥廣招納理鹽法數款下諸塞行之上谷撫臣冀鍊言河淮以南歲以四百萬供京河淮以北歲

以八百萬供邊額雖有定而酌贏縮調緩急法靡定也請於內地舉常平勸借法無事而能抵京庶有事而不桂玉至于各塞則當慎按伏罷老弱預召買時支放優商賈通主客糧本折因時順人而伸縮更易之臣所計九邊士七十萬可用三十萬以乘隙四十

足理

米爾兵力豈患不

萬以列陣必擇其敢力戰深入之士勾於戶募於市以漸寔伍而汰其老弱庶可以安邊制虜豈直無廩廩也四年正月御史燕儒宦題國家建都幽薊內設重關外聯四鎮所以封植郊圻慎固疆圉周且密矣

四鎮之中、宣府爲京師北門、而群醜盤據戶外、朝揚鞭於朔漠、飛矢於居庸、視諸鎮爲最急、而延永之壤、南山之麓、陵寢倚焉、先年翁萬達以東北二路、邊垣幾七百里、兵少力分、擬於東路鎮南墩、與薊鎮所屬火燄墩接界、塞其中空、自北而西、歷四海冶一帶、共修外邊一道、又自永寧墩至陸臺子墩、創修內垣一道、與北路新牆、聯而爲一、經營二載、功始告成、設金湯之險、崇虎邊之威、形成首尾、隱然相應、千萬世利也、嘉靖中葉、邊帥失人、虜多深入、當事者苟且目前、

緩誅避咎，創爲併守南山之說。而內塞漸廢矣。顧遺蹟雉堞，屹然猶存。所頽壞者十之二三。苟少加修築，而於左掖龍門所滴水崖一帶，厚爲之備，絕其必窺。誠有如萬達所議。外邊以捍北虜，內險以捍京師。內外犄角，近蔽延永，遠護陵京。策之得者，或曰：已守南山，何用此邊爲哉？不知守南山，則將棄宣府。而無益於京師。修內塞，不惟有以固南山，而亦將有以保獨石。何也？南山接連居庸，去陵寢僅一舍。岡巒澗谷，盤互交錯，無可駐足。而懷延永保沃壤平原，皆在其外。

此亦叔之解者

虜若委轡長驅，結營於懷永間，分兵肆掠宣府，諸城自潰，我兵跼踏山中，自成土崩之勢，所謂棄宣府而無益於京師也。北路山谷偏側，砂石窮壑，虜無所利，益垂涎延永，將冒險內逞，數年以來，版築日舉，大邊已可據而守矣。若復成此內邊，則如金城玉壘環繞陵京，虜若匪茹，逡巡前却於崎嶇之側，攻之不隳，掠無所獲，力倦謀衰，不駢首就擒，則衛尾而遁，豈能抵黑峪，躍龍門，窺長安之嶺哉。內地不警，則北路諸城堡勢亦自緩，窮荒絕塞，有安枕之日矣。所謂固南山

保獨石。信不誣也。從之。是年以方逢時撫大同。四月
俺答大舉犯平虜。偏帥張剛以幣賄虜。使移衝鞬于
威遠。督臣陳其學遣帥馬芳以精卒敵之。漢虜相紛
拏。殺傷大當。虜退。剛下吏。陳其學去位。易王崇古填
焉。八月。諸酋祠躡林。議所入。老把都欲逞志畿輔。打
來孫朶顏各要俺答于陰山。是月。俺答營白海。躍莖
待東虜。黃白吉不可。台吉往扼上谷。幾蹙。故心憚內
犯。請北虜黑達議。不果。諜聞京帥戒嚴。故事。虜犯薊
則宣大督撫臣自陽和趨懷來。捍陵京。而二鎮帥不

需徵發竟率大衆馳援不憚遺一旅於二鎮識者以爲此若啟重鍵而恣虜摩剝也方逢時亦以爲非計上書執政謂虜稱東犯尚直雲谷若誘我兵悉東以尾爲首乘虛豕突則雲中累卵矣今督臣駐懷來則

宜留帥於雲中審虜寔東乃從內地趨自可先虜而

深累止言非此發也

至不者搗巢攻其必救一奇也執政是之邇外舊列

臺十五設卒寓望而卒陷虜糈反爲虜耳目逢時盡

所謂以謀息兵也

撤以疑虜虜偵知帥不東又撤臺卒曰必襲我矣遂

罷內寇九月俺答西轅欲掠土蕃留妻一克哈屯孫

把漢那吉守巢把漢者俺答次孫而黑台吉遺孤也
把漢生三齡而黑台吉歿俺答疑諸婦盡屠之把漢
毋與焉把漢孤養於一克哈屯長而僇俺答愛之爲

與狄之亂在法耶此等事

聘鬼奢金嫡女爲婦先是俺答以外孫女聘襖兒都
司已而見其美自納之襖兒怒攻俺答俺答慙奪把
漢所聘女與之把漢恚謀降中國僕阿力哥懼禍趣
之與其黨叩敗胡堡求入諸帥畏虜皆以爲不可方
逢時獨許之戊子至鎮城逢時盛其供帳把漢大喜
故事降者置海濱逢時請官之令宅邊城以慰其心

詔授把漢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各賜衣五稱。十月
俺答率數萬騎軍平虜邊外。樹雜色幟。白如茶。朱如
火。玄如墨。欲以震耀我。諸帥曰。寇深矣。若之何。逢時
曰。非我深之。其誰咎。遣使鮑崇德。責酋何爲稱兵。俺
答曰。以太師之靈。我何敢憑陵上國。但不勝舐犢愛
耳。願移珍贖焉。崇德曰。中國重譯納賚。方輸鎰出。其
誰利若珍。吾爲若謀。可不費一緡也。俺答曰。唯使者
命。曰。趙全諸逆得休前資。猶來奔時。皆叛主而去。天下之惡一也。惡於中國
而保於爾。不可。請受而甘心焉。虜有難色。崇德曰。保

以易力富亦可也

仇而失親與惡而棄好非謀也。俺答喜使其下火力
赤上書請約。靡卒碎一舍。約已定。屬黃永二酋各以
萬騎趨鎮城。方逢時曰。彼不聞約耳。密取把漢矢。使
使投之。諭以旨。黃台吉手其矢泣曰。嗟乎。此我弟故
物。大師若全我弟。以安我父。大惠也。我聞命矣。敢不
承受。大師之明德。遣部夷隨使入。南逢時勞以糈。膠
黃酋喜。遂出張家口。宣鎮兵斷其歸路。虜前部欲戰。
黃酋曰。戰則敗。約我何辭于大師。整兵而西。出拒門
堡。甲寅。鮑崇德復往虜營。俺答難我。欲先得把漢。逢

時不可令偏帥苑宗儒用其子爲質。沘咎喜曰：太師

江陰曰之火天

誠語我，負德不祥。十一月十九日，遣其黨伍奴柱收

策而我之不幸也

捕趙全、李自馨、劉四、呂老祖，諸逆皆以獻。周元聞變

服毒歿。先自嘉靖辛亥，呂老祖以白蓮教構亂，爲三

晉有司捕急，亡虜中趙全率濶惡民千餘人從之。虜

劉板升地家焉。自是亡命者皆竄板升。全多畧善謀。

自馨諳文字，周元治編倉術。劉四有膂力，善能陷堅。

今開東海所州

虜初入塞，止盜村聚，不敢逼城堡。自全叛後，教虜左

不知凡甲革矣，無知趙全者在甲中

右疏計課，授人畜，益習攻取，圍困掩襲事，而諸鎮疲

於奔命矣。全有衆萬人。騎五萬。牛羊橐是。自馨及元
差滅。即最下者亦千騎。俺答每欲盜邊。必先置酒全

全亦

家。計定乃行。全爲俺答建九楹殿。方陷石隰時。全計

有智之士

因案

不能用

所以爲此

當今

立也

若等耶

曰。自此塞雁門。扼居庸。據雲中。上谷。效石晉故事。南

北之勢成矣。伍奴柱哈台吉。故俺答紀綱僕。自全信

任。反居下。而全奴虜使之。心內不平。多爲我耳。及全

等被執。皆分掠其有。諸逆旣至。乃遣康綸送把漢歸。

次河上。祖孫嗚嗚。相勞苦。曰。帝天也。覆露我多矣。南

向拜者百。使打兒漢入謝。疏言。帝赦我逆。遷齋胄。而

建立之其德無量願世爲外臣貢方物上下其議兵部臣言虜方求款即要我以不燒荒不搗巢若要我以不繕塞不設備是以首腊毒我也不如却之毋引

慝焉王崇古言先年開市時虜方張伊遜也臣媚而致之

故盟未幾而寒今虜仰我若黍苗之仰陰雨也管制

在虜今制在我何慮何疑而不使之徹聲聞于天王

耶詔下三鎮會議十二月以執叛功加王崇古以下

爵有差磔趙全等於市五年三月崇古言以爵市虜

甚利若拒而不許彼必且飛揚跋扈宣大或以遣降

之恩可保數年不侵其禍且東中遼薊西中關陝矣

此等科道真所謂吹聲逐影者

兵科給事中章甫端言虜得封號則衆且益附是假之翼也入我境則窺我文物是啓其心也宋應昌言虜雖通貢情或難測防邊則有兩費撤兵則非萬全張國彥言虜向入寇每旋出塞者虞西北諸戎議後耳彼無我患則專意諸戎諸戎必折而入于匈奴是失左右臂而益其強也請乞之費歲加月倍客餉不已必扣主兵主兵不已必及市賈市賈不已必及內藏矣詔下廷會議諸臣言利者十一言害者十九尚

書郭乾爲夷狄來王古今盛事而因以羈縻寔制馭
長策九塞諸虜俺答最雄自上谷抵甘涼竊廬萬里
東服土西奴吉丙先年以謝絕致憤遂乃貽藉諸邊
三十餘年中原苦不支矣今儼然聽命於藩籬之外
是三十年所禱祀而求者何惜藁街尋丈之地而以
隔夷情狹皇化失神靈所想望玄從其請若搗巢可
罷燒荒不可罷於是詔封俺答順義王老把都輩四
大支授都督兀慎輩四十六枝授指揮千戶兵部約
制貢馬不過五百以三十騎進御夷使不過百五十

人設藁街於邊城無令入都市期自二月至四月爲
率雲中於左衛上谷於萬全右衛晉中於水泉營各
爲壇坵而吉能悵直關陝請市關陝督臣王之誥議
須數歲不盜邊方可許市崇古上言吉能即俺答親
叔勢相依倚許俺答不許吉能是錮其首而舒其臂
也俺答必陰呼吉能之衆市晉而吉能亦必陰藉俺
答之衆窺秦是晉爲秦受困爲晉中禍也兵部臣復
言近者互市與往日不同咎損官今資商或有不足
空權爲應當此物力方虛慎無以官市犯先帝所禁

給事中陸樹德請將商市寬給其直使人樂趨從之。大學士高拱言庚戌以來先帝屢詔修塞無成效非徒當事者不力實以虜擾應接不暇尺寸未成而尋丈已壞矣。今幸虜款勢若可爲且諸邊戍非減也司農歲額不能省也而卒以益疲吏以益狎則患豈必伏後附錄在虜乘此閑暇培根固本雖虜或肯成而我歲有歲功月有月效十年無事常勝在我矣則和可戰可寓戰於守寓守於和亦可不然齋空橐而戰戰不可畫空城而守守不可抱空約而和和又孰可臣請自今

每三歲遣近臣視九塞，以八事殿最邊吏，積餉修險，練卒，鍛甲，督屯，理鹽，養馬，招降，皆以數課計，治其功罪，績最者同斬虜，廢壞者做失機，上嘉納焉。方逢時言，諸降人甘心於虜，而虜亦厚結以自恤，若招之於款，是示以不信也。虎方據鹿，不制其虎而取鹿，不爲虎所傷者幾希，自諸逆膏肓，餘衆破胆矣。彼何能爲，而况我旣臣虜，其人即我人也，不若因而撫之，明示不殺，使反側自安。不然所招者徒得旄倪，雖千百不損其毫毛，而徒令奸人藉口構禍也。於是弛招降令。

是年九月互市成俺答以威虜無水改市得勝黃酋
與丈不相能欲自別異改市新平堡三鎮市騎七千
并所鈔織總葛越費六萬緡後以漸加費至二十五
萬矣青永二酋恃其強不欲聽成強而後可吉能復
上章請款而陝西諸臣謂宜許貢不許市詔不可令
市紅山墩外河套切盡著力二酋亦許市寧夏清水

順義王而效尤者多矣

營五月給俺答銀印諸酋請市鐵鍋楊博議許銅鍋
然小民時姦闖出與之俺答機變械歸身赴市場凜
凜遵約而陰令其子黃把二酋躡躡邀索因而調停

示聽黃酋市每後期部下卒時掠我民又劫史車二
夷東往諸帥請兵之崇古曰懼之而已無速狄釁以
旨諭虜王每口置酋長二名分地干撤疏捕謂之守
口夷六年正月切盡西掠尾刺令賓兔台吉主市賓
兔以清水遠改市寧夏中衛切盡上番文假道詔許
並甌脫行毋苛我邊鄙二月八日切盡駐鎮番堡甘
肅撫臣廖逢節勞之餼十九日至昌寧將趨甘州逢
節令道南山虜稱雨雪請從黑城部下有掠居人羊
者切盡歸之有奪軍人弓者罰償羊一頭閏二月四

日至龍首堡遺三馬於堡堡卒追還之切盡謝以一
牢使使言曰下臣行旅久矣賴上國之庇脯資餼牽
猶幸未竭所歸心者覺王訓耳乞比丘誦焉逢節遣
之五月洪水堡五卒被虜創逢節使邢堂責問松山
酋首賓兔賓兔饗堂曰我何敢棄駢髦之盟而爲戎
首必西海部衆也導堂往責西海賓兔賓兔云害漢
卒者切盡部巴狼也召至帳訊之巴狼曰我意番耳
若知爲漢卒其何敢殘軟而盟焉賓兔榜之百令償
馬一乘而勞堂二馬松山酋介堂言曰我等苟免于

拒不敢求。朕所需者繪工耳。以繪三十二相爲天子
祈年逢節給之。萬曆元年七月。俺答請於甘涼開市。
崇古言套虜諸酋移穴中山。而今市寧夏。往來千里。
拂其情矣。何以固盟。不許。二年九月。西海丙兔請建
招提於五王城。本兵議謂此地去西寧七百里。去蜀
中牂臘四百里。恐虜衆依寺爲聚。則非止費一日之
積勞。一夕之衛也。後竟許之。逢節極言河西市有五
朝何以不市而開。蒙之可市。反多。張論也。
不便。譚綸言與者過矣。求者無厭。敵實貪懣。我又啓
之。將何以終。宣雲市所皆憑。阻自衛。甘肅孤懸三面。

受敵受虜逼近內地蘭州爲甘涼咽喉熟計未便三年五月西海賓兔侵諸番以報其竊馬因固請市撫臣侯東萊言河西百物不產開市爲難顧諸酋待以朝夕拒之生患臣謂苟可安邊何惜一隸人垣而不以秦彼也遂立大市於甘州立小市於莊浪四年二月御史傅元順言番以茶爲命歲易馬六千近以茶市諸酋則虜逐利而專意於番番求生而制命於虜毋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自撤藩籬也崇古言虜不緣南面所利者掠番耳而自北徂南出甘涼爲便若拒

之使行境外。是絕欲而屈其力。虜何以堪。夫治邊空蕩。佚簡易。何必苛哉。五年七月。賓兔瓦刺要虜王往。虜王以迎佛爲詞。上請西行。兵部臣言。俺答大衆數萬師出塞內。我必甚病。若出於塞外。供其資糧。匪釐其可也。守臣擇宣雲通事爲導。因以防之。十月。虜王發豐州。六年四月。賓兔挾虜王掠熟番甘藏諸族。大獲自此番人苦虜。聽其詛約。與相磐牙而延寧套虜。亦驚利而西。甘肅多事矣。俺答聽我降人議。以大明律繩其下。得中國錦綺奇巧。每以驕東虜。東虜土蠻。

語其下曰西虜我奴也猶得懷挾嬰瓌以望天王之
塵垢我耻不如大集諸部盡力攻遼以要封貢諸師
厭其欲與之盟撫臣張學顏言虜款而得請是羈虜
也重在內其和可久虜逼而與和是媿虜也重在外
其和不久將兵拒走之張○令○之○功○不○在○方○王○下○俺答聞益推附焉自餌虜後
中國所費三十萬緡所省徵調費不啻百萬由上谷
至河湟萬里居如堵行如家舉砂磧而黍苗之矣猶
有虞焉沿邊荷戈之士外則供市內則供役旁則供
帥而虜來則資我去則掠菴是虜有兩利而我有三

害也。且。拔。升。扒。沙。而。以。中。國。窺。中。國。矣。土。番。瓦。刺。併。
而。以。夷。合。夷。矣。有。如。雄。首。出。焉。安。知。其。不。以。今。日。之。
馴。鳥。爲。他。日。之。封。豕。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十五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瑗公

張安苞子固參閱

沈蛟門文集

疏

沈一貫

論倭貢市不可許疏

倭貢

頃者經略顧養謙力主倭奴封貢，一一當許，且欲就寧波開市，以饜其欲。臣鄉老幼聞此，如兵在頸，失色。

相中、以爲今日何爲開此一大釁也、臣請言倭奴始末以明其不可、謹按史乘所載、自有中國、卽有倭奴、豈無侵犯、不過如蚊蚋之着體、驅之已矣、獨自嘉靖壬子來、蹂躪我浙直山東、以至福建廣東、沿海萬里、直入腹裏、淮揚徽太杭嘉金衢之間、至窺南京、裂國家幅幘之半、而焚掠之、所在爲墟、於是用兵以百萬計、費金錢不計其數、殺人如麻、棄財若泥、以二十年之力、僅而除之、此可謂宇宙以來所無之變矣、致此者何、則以自古倭奴無貢、貢亦不過數十年偶一來、

不知吾土虛實，所以禍少。自永樂來，有貢，貢輒數來，則限以十年一貢，又不遵約，或數年一來，涉吾土，若故鄉，識吾人如親舊，收吾寶物，諸貨如取諸寄，尤嗜古今圖籍，凡山川之險易，甲兵之朽利，人性之剛柔，國紀之張弛，無不熟知，而吾民之頑黷者，利其賄，負其債，反爲之用。嘉靖中，兩以非期拒還，因泊海島，經歲，奸闖出入，益生心焉。是時謀國者昧大計，以爲貢可以示廣大，明得意，其悠悠小民，又不恤遠，以爲貢可以利金錢，得異物，雖倭之始貢，豈遽有他心而勢

之所漸。不禍不止。其病中人。如蝨蠹之食心而不覺。此見事也。言之使人於邑。今復可以議貢市乎。貢市

一成。臣恐數十年後無寧波矣。無寧波。國家得憇

然而已乎。何也。貢市則吾之于倭。當容之也。苟吾方

客之。而彼實以盜自爲。吾推心以置其腹。彼刺刃以

時未必便爲盜。但市易曲折易生忿爭。若有奸人導之。則不能靖矣。

嚮吾腹。于斯時也。不防則有患。防之則示以疑。將防

之乎。不防乎。喪亂以來。上下講求。沿海數千里。用兵

者四十年矣。士氣始奮。民生始安。貢市成。則此兵直

當撤去。將撤乎。不撤乎。又豈將增兵以衛貢市乎。海

上之兵。非有他防。獨防倭也。而今既客之矣。客之則。不當防。防之則不當。客防之不已。則客之不誠。是召亂也。大抵殺倭之術。于陸難。于海易。故須出海遠哨。而扼之于門戶之間。雖失無大患。衆寡相當。卽勝之矣。一登陸。則彼跳梁咆哮之勢。非我兵所及。卽吾之衆。不能敵彼之寡也。貢市成。彼儻以選兵數百來。出吾不意。則吾數萬兵。皆失勢披靡無用。又况彼戰于死地。吾戰于生地。勝敗之勢懸可知矣。嚮也吾民與倭通。勾倭爲亂。四十年來。民與倭絕。亂本始拔。貢市。

成則民復與倭合寧獨倭也王直徐海之流草莽之
戎且伏從此言之臣所謂數十年後無寧波猶遠言
之也恐不待數十年之久也夫天下事有履其地而
始決者有不待履其地而可決者若貢市之不可許
此不待詰關白之情履朝鮮之境而昭然具見者也
關白之求貢市何_○不于朝鮮而于寧波朝鮮無可欲_○
而寧波有可欲也夫朝鮮雖屬國外臣也寧波雖裔_○
郡王土也爲救外臣之危而危王土以從事智者不
爲也今倭止在朝鮮境上我師又大得氣而輒爲所

恐欲俛首以貢市啗之。假令倭破殘我江南，蕩搖我沿海，折將損兵，不能支如異日事。養謙又當以何策啗倭也。洪武間，無歲無倭患，無歲不與倭戰。高皇帝之待倭亦止此矣。况今海上法彌密，兵彌練，將士日索倭而奏功，何憂其來。若放析就緒，毀壞成策，而倒持太阿，以予狡夷，啓無窮之患，愚知其不可也。

請設天津登萊巡撫疏

請設巡撫

奏爲島夷未靖，謹陳戰守事宜，以圖全勝事。連日接朝鮮塘報，知東氛愈熾，南原失守，全州之民亦復奔

潰不知楊鎬麻貴能屹然壁立出奇制勝爲朝鮮作
長地否方今救援之師取道遼東者絡繹不絕而在
廷之議莫不以守天津登萊爲內地計誠根本至論
也然猶有可言者臣敢摠其一得之愚臣惟天下有
必不能已之役則雖欲簡易有不得焉今救屬之手
難措而震隣之患孔棘則固不能顧惜錙銖謹守舊
局已爲天津登萊計者但曰催督保定山東巡撫各
移駐本地慎加防守臣愚以爲事權宜一不宜分天
津與登萊同是一海不得分而爲兩兵氣宜揚不宜

勝之時倭之患而思其計我其勝十九與倭戰于陸則或勝或負尚未可知蓋

我船大而倭船小我能搶風使帆而彼非正風不能

使帆我火器多而彼火器寡我能以船爲家而彼特

以船爲寓此臣所謂長短難易之別也從海道成朝

鮮則近而巧從陸道成朝鮮則遠而拙在北之師不

得不從北發今既發矣而餉不能繼又不可多發不

多發又不勝故曰拙計一船之載可三四百人少不

下一二百人可以多載師又可以多載糧故曰巧計

從陸而行日不過百里遠而爭利又法所忌故曰拙

救鮮是兩計皆便

登萊水師一以備倭一以

計乘風隨潮瞬息千里易進易退。朝去夕還故曰巧。計此臣所謂遠近巧拙之別也。今難且短遠且拙者且。不憚爲之而易且長近且巧者乃置不爲則有遺策矣。以臣之愚使兩巡撫分爲之不如使一巡撫專其事而權易行使徒自守而不言戰不若使之索倭而戰以救朝鮮而守自固請于天津登萊沿海居中處所設立一巡撫率總兵兵備叅遊總轄海道北接遼東南接淮安臂指相使首尾相應多調浙直閩廣慣戰舟師相度機宜進勦金山開山及對馬等賊與

經理之師。相爲犄角。救援朝鮮。且以護送海運。往餉遼東朝鮮之兵。儻若倭犯中國。則從海中邀擊。與在鎮官兵夾勦。其保定山東巡撫。則令其處置糧餉器械。不時接濟。各軍衛有司官員。俱聽新設巡撫隨宜調用。一體舉劾。而本官仍聽薊遼總督節制。如此有五便焉。天津畿輔門戶。登萊中土藩籬。重兵厚防。以戰爲守。其守益固。一也。朝鮮自閑山一失。倭無忌憚。而并力進兵矣。今我師在海而尾其後。絕其餉。夾而攻之。腹背受傷。必當殄滅。二也。浙直閩廣之舟。汎汎

而來。無所棲泊。爲將屬之山東乎。屬之保定乎。屬之總督與經理乎。屬之山東保定。則分屬之。總督經理。則遠。今令其望天津登萊。以爲歸。船有所繫而安。餉有所出而飽。匱乏則有所請而給。進止則有所稟承。節制而肅。南望家鄉在邇。其心易以糜。內去中土不遙。其需易以繼。北拱京師甚近。其情易以達。三也。欲餉朝鮮。則舳舻銜尾。費可大減。又以舟師相翼而行。無盜賊之虞。四也。蒼福沙民等船。有能仗義出奇者。地近勢便。令其就此受成。捷則爲之代題。海內趨功。

名願報効之人可四面而集。爲助當多。五也。倭患一日不除。此地終當置鎮。就令芟除有次。不宜遽稱無恙。若老師不戰空糜豪士之氣。惟時有捷賞。始有盡敵之日。今迤北搗巢。狂虜爲郤。宜倣此意。行之于海。以漸滅倭。必此一舉。如謂開府事大。而且欲小試之。必不能奏樓船之勲矣。如謂省直地殊。而仍欲兩屬之。必不能壯率然之勢矣。如謂沿海皆當備。而靳言調發。則昧先着之明矣。如以進戰爲危事。而止言固守。是亦待斃之愚矣。臣熟計其便。似當出此。始可以

圖全勝之功而不能爲 國家憚更張惜費用也。

墾田東省疏

東省墾田

臣聞軍國之需。最先足食。生財之道。貴在聚民。頃因倭氛颺起。海防戒嚴。皇上俯采輿言。創設天津登萊巡撫。以圖戰守。更責內地巡撫。計處兵食器械。以資接濟。今山東巡撫缺。特允以尹應元往整飭之事。似可計日矣。臣查其舊勅。山東巡撫原有管田一事。後亦具文而不行。今日時務。特宜重此。臣請勅書內。特許便宜。則可望山東一省。不請戶部。不派小民。而

自裕其海防之資。臣惟山東古齊魯地。春秋時管仲
擁魚鹽之利。通財積貨。獨稱富強。至今舉臂勝事。無
不服籍。輔其君桓公。尊王室。攘夷狄。爲五霸首。延至
漢時。尚稱十二之國。餉饋關中。冠帶天下。何其雄也。
乃今則厯厯裁自給。而司農之所以奏京師餉九邊
者。悉仰之江南。該省甫一防海。輒告不足。求盈于內
帑。借資于兩浙。甘棄沃饒。坐視匱乏。此豈無土哉。無
人故耳。有人則有土。而有財矣。該省六府大抵地廣
人稀。而迤東海上尤多。拋荒謂宜修管子之法。管子

○能○者○而○不○能○行○

○地○則○足○食○用○兵○之○長○計○也○恐○

曰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今日之事宜令巡撫得自選廉幹官員將該省荒蕪地土逐一查覈項畝的數多方招致能畊之民如江西浙江福建山西及徽池等處不問遠近凡願入籍者悉許報名擇便官爲之正疆定界署置安插辨其衍沃原隰之宜以生五穀六蓄之利必嚴輯土人而告戒之毋阻毋爭凡拋荒租逋一切蠲貸與之更始或聽和買或聽分種其新籍之民則爲之編戶排年爲里爲甲循阡履畝勸耕勸織

禁絕苛暴。罷免追呼。止奢僭以養其淳樸之性。興禮讓以厚其親睦之俗。以錢穀爲市。使輕民無所覬覦。貪吏無所漁獵。或又聽其寄學。應舉量增解額。以作興之。聽其試武科。充吏役。納粟官。以榮進之。毋籍爲兵。以駭其心。毋重其課。以竭其財。有恩造于新附。而無侵損于土著。務令相安相信。相生相養。既有餘力。又爲之洵濟溝渠。內接漕流。以輕其車馬負擔之力。使四方輻輳于其間。米多價平。則鳴吠相應。不煩遠輸。而獲利已多。海渠交通。則商賈全來。魚鹽四出。而

其利益廣。不出數年。可稱天府。卽不能如齊桓。雄九合之師。而本地自稱富庶。亦足以省司農請發之煩。免百姓加派之若。紓九重東顧之憂。增環海長城之重矣。第有司安循常而憚改作。居民席世業而患分授。必且曰。地皆主籍原無拋棄。田皆耰鋤。曾何荒蕪。而不知東人之習。爲惰農也。已久。卽所謂主籍耕鋤者。悉鹵莽滅裂。而與荒蕪正等耳。高允有言。方百里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乃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三百二十萬斛。况其廣者。

乎。東土之貨棄于地，東人之力藏于身。安能如新集者，勤而相勸，以復周漢之齊魯哉？是事也。宜專責巡撫之擔任，而令巡按以時稽察之。且重司道之選。如近日楊鎬之在遼東，霍鵬之在肅州，皆以墾田聞，豈乏其人，可令召舉而用之，以爲率？且精有司之選。如先年申其學，趙蛟揚果輩，皆勤敏精幹，治邑如家者，豈乏其人，宜不限科貢異流，而器使之以爲長？又且明勸懲之典，有績則加官，久任以優之。一有廢削，不廉或溺職不舉，如鋤苗之莠，不時晝法以處之。又且

利事亦不勞。管仲之事功，雖不足以爲天下士大夫願，而姑取救時，亦當有奮然而任者。且聞江北畿南，可墾甚多，又不特山東爲然也。以此風之，利可益開矣。

揭

請許套虜求款揭帖

套虜求款

臣惟本朝天下，原取之虜，虜之怨心，無日無之。嘉靖間，虜萬騎至都下，九門戒嚴，三日始去。終嘉靖之世，無一歲無虜患。世廟爲之終夜遶床，不能安寢。隆

慶間天幸俺荅以愛孫來投之故邊臣處之有策貢
款之約遂成至今近三十年而三易虜王恪遵前誓
烽燧少警邊民得生此國家莫大之利也止因邇
年朝議相攻好立異說故有罷款主戰之論乃今邊
臣雖竭蹶從事時有斬獲然軍士之損傷者不知幾
何馬匹之耗亡者芻餉之糜費者不知幾何沿邊男
婦之殺傷者產業之荒蕪者又不知幾何以國家之
兵計財計言可爲寒心以邊方之生靈性命言可爲
痛哭若于此時是時廉俸建議者皆主戰廟堂持議尚執前說而以必戰爲快臣謂此失

計之大也。今將士奮力搗巢虜情亦加畏懼乞款之

者則主款較其利害則主款爲得也

情必出真實。况虜王爲之請于宣大軍門者已及一

年其爲可信無疑。不乘此時許之更待何時。夫此一

款者若有損于國威則不宜許。今虜王爲之代求諸

虜久已貢馬則國威可謂尊矣。若有費于錢糧則不

宜許。今款賞之費不過戰守十分之一。簡少易供。錢

糧又甚省矣。如此而不許。坐失機會。最爲可惜。自用

兵以來。邊臣之受陞膺賞賚者甚多。宜其戀戰訕款

此爲善于立言

而督撫李汶劉葵等乃諄諄亦爲請款。此必備見邊

方殘破。兵事甚危。而勝敗之難定故耳。今兵部所擬與臣之所票亦非罷戰。但許其一年恭順。則一年與欵。若不恭順。卽便決戰。雖云許之。而未嘗盡許。令虜人常懷不敢敗盟之意。令邊臣常懷不敢恃欵之心。虜如守欵。雖百年可欵。如不可欵。卽時決戰。張弛在時。不膠一定。予奪由我。不制于虜。伏望將前本批發。庶令邊臣有所遵守。而疆圉之計可安矣。

言川貴總督揭帖

川貴督臣

題播州之亂仰仗

皇上神明威武。悉行剪除。惟是



善後 宜尤貴詳慎。總督李化龍蒙允回籍守制。頃
廷臣會推堪任者。皆舉京營尚書王世揚。因不可無
陪。而舉貴州巡撫郭子章爲陪。以其在彼有功也。適
李化龍來言。宣慰安疆臣恃有前功。妄冀厚賞。不可
無以裁之。臣等因而共籌。皇上若用王世揚甚善。
若用郭子章。恐子章于此有難處焉。蓋安氏與楊氏
接壤世姻。聲勢依倚。楊氏發難之時。天下疑安氏爲
助。而安氏又與貴州甚近。安若助楊。無論楊不可誅。
而貴州省城亦不可保。故當時定議。務收安氏之心。

使之爲朝廷用而不爲楊氏用。又不欲使安氏獨成其功。致令挾功要賞。氣勢益張。或舐望生心。爲患巨測。故一面使郭子章于貴州竭力鼓舞。推心結納。令其建功以報朝廷。而一面李化龍徵兵四方。恭行天討。以示朝廷用兵不可藉土司之力。蓋總督裁之以郭○李○總○督○之○撫○法而巡撫收之以恩。兩相濟而後安氏始入掌握中。也。夫天下之人威之入于恩也易。恩之入于威也難。子章之于安氏。方以恩收之耳。豈可遽以法裁乎。不正○是○行○其○是裁必恃恩而多求。裁之則生怨而啓事。故子章之爲

總督勢不便也。惟特遣一重望大臣，則可以據理而折衷奉法而定制，亦可因而操縱以行其控禦之術。此定西之長策也。臣等愚意，仰祈皇上俯采僉謀，點用王世揚，俾往總督，而令郭子章照舊巡撫，與總督同心行事，于計爲便。蓋楊氏未滅，則憂楊氏；楊氏既滅，則憂安氏。天下之事，善始不若善終。皇上宵旰憂勤，以成大功，而臣等處置一差，恐後虞猶在，不敢不盡言也。

言徽號不宜四字揭帖

徽號

臣所擬加上 聖母徽號有二、請旨點一、奉 聖旨
朕恭覽卿擬尊上 聖母徽號四字俱全用以顯誠
孝尊崇之意、欽此、臣候命日久、竊疑 聖孝真切、且
夕爲遙、而何需遲若是、乃奉今旨、始知欲兼用四字
此真 皇上誠孝尊崇至德、但臣惟自昔徽號皆以
二字遞加、不爲不尊矣。 祖宗相傳、著爲成憲、其在
今日、所宜恪遵、臣職司典籍、不敢屑越、據禮執奏、臣
之分也、倘 皇上俯從轉移、乃盛德事、伏想連日遲
回、正由于此、欲加則 祖制有定而不可踰、欲不加、

則聖心已發而不可遏。皇上亦明知其不安矣。爲孝而過于禮，似不若無過爲更佳耳。

論

遣使論

遣用中官

是時內閣三臣合作一論進呈以爲獻啓集中亦

古之立法者未嘗不于委用之中而寓檢制之術其

以載之

不可相爲通者峻其防而毋令少假其可相爲通者互爲之制而務使其相成故得人之用而無其害。

國家之法裁抑勛戚防檢親近內言不出外廷宦官不預朝事罷宰相而設內閣列臺省以司糾彈散事

權于部院。分兵柄于管府。凡以職親地近。專擅易生。而曲爲之防也。今諸法皆斤斤共守。無敢踰越。獨遣用中使一節。非保世之術。誠宜深慮而亟反焉。皇上之馭中官也。明飭法紀。未嘗少假辭色。一有違犯。必罪無赦。雖日侍左右。久賜蟒玉者。莫不側目而視。重足而立。檢制之嚴。有如此。然天下不誦。皇上之嚴。而言。皇上之寬。縱信太優。假于太過。是徒見奉差小豎。縱恣貪橫。而遂掩。皇上之鴻名。以流謗聲。甚可惜也。制國之用。莫大于財。而本朝立法。莫詳于

理財。高皇帝親自講畫。設簿書。定體式。慎差遺。審查盤。其入有稽而不沒于主書之手。其出有考而不沒于綱解之手。鄉有籍。戶有符。無朝夕二三之令。限有時。科有則。無望空白索之殃。故百姓雖出錢而力猶可給。有司雖比錢而人無怨聲。起解存留悉有記帳。雖數年後。可覆而知焉。雖一介遺官。可坐而覈焉。司會之心跡得明。旁觀之浮言不生。府史胥徒但供使令之役。絕臨民之事。常餼之外。一錢卽賊。故民不見吏。吏不見民。上下相安。而賦事舉也。豈有漫然無

經制無稽考。四出橫索。而百不解。利歸羣小。怨歸朝廷。如今日稅使所爲。而可以久行不改者乎。夫取之有道。用之有度。則財入而不窮。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則財出而不匱。民商爲國家生財者也。不可不愛育。而使之衆。僕隸爲國家食財者也。不可不裁節。而使之寡。百姓之財。猶溪澗之水也。其來甚微。驟取卽竭。若一時而有數輩。飲汲于其間。必涸而不流矣。故取之不可無道。用之不可無度也。文臣豈皆忠義。潔廉者哉。而古來循用不改。正以諸司臚列。權力不偏。

如此開導則言易入

相轄相制。相糾相舉。故易使也。中官豈皆不肖者哉。而祖宗未嘗使之制錢穀。正以其爲主上私人。威權偏重。舉劾不得施。稽察不得加。故不用也。今所遣四出者。皆以獨任成奸。偏信致亂。手握王章。口銜天憲。摧山裂壑。破家滅門。始猶假虎以怖人。終皆化虎而自恣。蓋一憲臣之口。而朝廷始自蔽其耳目。爲敝極矣。以皇上剛明在御。而此輩尚然無怖乎。正德間有逆璉之禍。覆轍在前。寧可再乎。中使操利權。此古今所甚忌。祖宗所甚禁。不可之大者也。今非獨

操利權也。且覬典兵。如陝西遼東廣東諸處皆私募
徒卒。公請于朝。以明開跋扈之端。幸 皇上屢加拒

絕。而若輩之請未既也。此豈可假借哉。兵權有國之
司命也。隨權之所聚而亂從以生。蓋內外互有之。而

內臣爲甚。自古人臣擁兵。如藩鎮雖強。猶可除滅。以
其爲外臣也。至于內臣。如漢之王甫。張讓。唐之魚朝
恩。李輔國。田令孜輩。倒持國家之太阿。而附爲社稷
之疽癭。天子扼腕不敢出聲。忠臣袖手竟無救術。彼
自稱爲定冊國老。而斥天子爲負恩門生。稔凶結禍。

終以國亡。則典兵故也。故內臣必不可典兵。而典兵必毋以內臣。我太祖散析兵權。不令聚于一處。而尤密防內臣。勿使預兵。嘗曰。此輩當使畏法。不當使有功。又曰。不假以兵柄。自無宦寺之禍。非謂外臣必賢。內臣必不肖。其流禍當至于是。而不可不早防。故也。國家兵權。迭制于兵部。管府督撫總鎮諸官。而未嘗專付于一人。大抵令調遣者分鈐轄之權。而又令糾察者分調遣之權。一兵而數處籍之。數人制之。雖元勳信臣。而一旦有白簡聞上。數行詔下。而束身歸

命莫敢後矣。故有指臂相使之功。而無尾大不掉之患。如今內臣制兵。尚誰能鈐轄之。而又誰敢糾察之。白簡何時得上聞。詔墨何時得下逮。巧營密構。熒惑耳目。盤糾錯結。羽翼相扶。不如漢唐中葉之時。盡盜威福之柄。不止於。是。雖明知其罪。而無可奈何。則以兵在其手。而朝廷莫敢櫻。故也。故內臣不宜奉使出外。尤不宜制財典兵。純良小心者。百中一人。自中材以下。未有不爲叅隨之所愚弄。權之所在。易爲不善。勢之旣成。欲轉不能。求其小心如初。不可得矣。是以

皇祖世宗盡革天下鎮守。而至今誦中興之功。今礦稅使雖無鎮守之名。已有鎮守之實。而更令制兵。是猶熾火而沃之以油也。彼王甫等給用城門校尉兵。李輔國等領天子神策軍。直假竊耳。是時已不可制。今使彼自有兵而自用之。禍當何如。正統間曹吉祥從子欽以禁軍三千人戰於闕下。鐘簾爲之震驚。彼千輦輟至近。而輒敢稱亂。今若使之縱橫閭外。禍又何如。以漢常侍之專。挾唐藩鎮之勢。權兼二代。禍必重之。此萬萬不可以嘗試也。臣等固知皇上不許。

而不敢不言願 皇上必毋許而嚴斥之亟杜之幸甚諺有之曰錢入人手雖良民不免妄用權入人手雖良民不免妄弄此至言也征權錢之大者也兵柄權之大者也士人處此不能不染于其中而恣于其外何可令中人據持而信之過于士人也大璫在日月之旁 皇上猶時時謹御不使之縱彼外差小豎生殺予奪常分 皇上威福之半何可使其將錢穀甲兵任其播弄而信之過于大璫也冀 皇上超然遠覽察于古今治亂之大戒而早措置焉宗社幸甚

權宜論

權宜

今有百金于此而鬻。皇上之一官。皇上許之乎。臣等固知必許也。有萬金于此而鬻。皇上之一旨。皇上許之乎。臣等固知不許也。何則。官雖鬻而主上之尊自如。彼其人之進退黜陟。一制于朝廷。故以爲無害而可許。旨雖一言。而關係天下輕重不小。朝廷之所以尊惟此耳。使人可鬻。則威福予奪。將制于彼。而不制于朝廷。安得而許。衆建羣臣。不過衛一人耳。如使羣臣得共制命。安在其稱一人哉。雖然而孰知

今日而 皇上之旨已潛爲人鬻去而不之覺乎。或
虛言千金之利而鬻，或虛言萬金之利而鬻，利未入
于上，而旨已鬻于下。旨鬻于下，則威福予奪隨之而
去。此又不如鬻一官之威福予奪猶制于上也。本末
輕重失其常矣。皇上偶未之覺耳，覺則必不聽人
鬻。而以鬻嘗我者必誅。雖然臣等又謂 皇上未嘗
不覺也。每一旨下，必曰權宜，權宜者明知其不當爲
與不可爲而聊試爲之爾，非經常之制也。非 祖宗
之明訓，子孫之世守也。以此昭上心不自安，而勸天

下姑勉從也。以此見今歲然而明歲不然。此事然而彼事不然也。而今果權宜乎哉。始謂之暫。而其暫也遂久。始謂之借。而其借也卽真。非徒不返也。日以浸多。得無托此二字以箝天下之口乎。若是則先之以不信。而誰委心者。治天下之道。以經常。不以權宜。經常者。在皇爲皇極。在民爲民極。又爲成憲。爲彝典。曰禮曰法。而後世謂之制度。謂之職掌。祖宗之所以授 皇上。而 皇上之所以授萬世子孫者也。權宜之事。可以一行。而不可以再行。如病者含膏梁而服

藥石病去當止。不止則藥反爲病。而不可救療。故權宜之所以利天下者少。而亂天下者多。不可爲也。曠稅之亂天下久矣。其基異日無窮之禍。又明矣。皇上行之不休。必以爲吾能行之。吾能收之。始享其利。無憂其亂。夫服藥不止者。曷嘗不自信以爲有益。而又自恃以爲必無害也。一旦藥發。誰能善收。當收卽收。何爲久蹈危計。而貽不及收之悔哉。嘗聞之。舉理外之奇事者。必有理外之奇禍。縱無涯之外然者。必有無涯之外憂。譬之于火。一旦旣已熾發。而熏天矣。

雖有萬人焦頭爛額。提水而救之。必無及矣。譬之于水。一旦既已橫溢而滔天矣。雖有萬人沾手濡足。捧土而塞之。必無及矣。卽能奪之。水火之餘幾何。而况其未必能奪也。古人云。衆怒猶水火也。可輕犯乎哉。故救火之道。必遏之于熒惑之初。使其無炎。救水之道。必塞之於涓涓之初。使其無決。除此常道。更無巧計。舍常趨巧。復何救乎。今朝廷既以權宜自便而又遂以調停責人。巧中生巧。尤不足恃。調停之說。起于宋紹聖間。彼無如羣奸何。而姑爲此言塞責耳。亦終

不能調停。以至于亂。故調停非名言也。人臣而云調停。猶可諉焉。以爲權不在我也。天子則操持乾綱。伸縮惟意。知其非義。斯速改矣。一轉移而大定。顧不甚快。有何掣肘而言調停。此又護前增失。而非所以令天下也。昔馬周言于唐太宗曰。自古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國無不滅。人主雖悔。未有能再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于可修之時。事變起而後修。無益也。又曰。國之興亡。不在于畜積多少。在于百姓苦樂。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于東都。而王世充據之。向

使洛口東都無多粟帛。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衆。豈可不顧人勞而強斂以資寇。狂狡竊發。非徒肝食晏寢而已。此深達國體之言也。夫馬周羈旅布衣耳。一言而唐太宗能用之。遂致貞觀之治。臣等幸爲密勿之臣。逢堯舜之君。而皇上又陋太宗于不屑爲者。豈不能用臣等一言。臣等竊思皇上亦姑試爾。昔齊威王沉湎不聽政。唯左右是從。三年齊國大亂。俄一日視朝。而以阿大夫爲左右所譽烹之。以卽墨大夫爲左右所毀封之。隨誅左右佞人。而莫敢蔽以

私○齊○國○大○治○諸○侯○來○朝○臣○等○嘗○謂○皇○上○亦○聊○試○左○
右○與○諸○大○夫○誰○忠○誰○奸○耳○一○旦○奮○發○而○誅○賞○行○焉○不○
在○齊○威○王○下○豈○有○明○照○平○秀○吉○楊○應○龍○之○情○于○域○外○
而○不○識○賢○奸○之○情○于○几○席○之○近○豈○有○弘○敷○太○平○之○略○
于○初○御○而○不○決○治○亂○之○幾○于○久○道○之○餘○財○利○非○利○安○
國○家○誠○大○利○金○玉○非○寶○金○甌○玉○曆○誠○大○寶○孰○輕○孰○重○
孰○導○孰○阻○洞○若○觀○火○待○時○而○動○大○威○福○犬○予○奪○驀○然○
煥○然○彌○布○于○宇○宙○之○中○此○萬○方○之○所○跂○立○而○望○黎○白○
相○携○願○須○與○無○死○以○觀○德○化○之○成○者○也○舍○權○宜○而○歸○

經常。舍調停而歸轉旋。萬年天子。此其弊極。豈不偉哉。